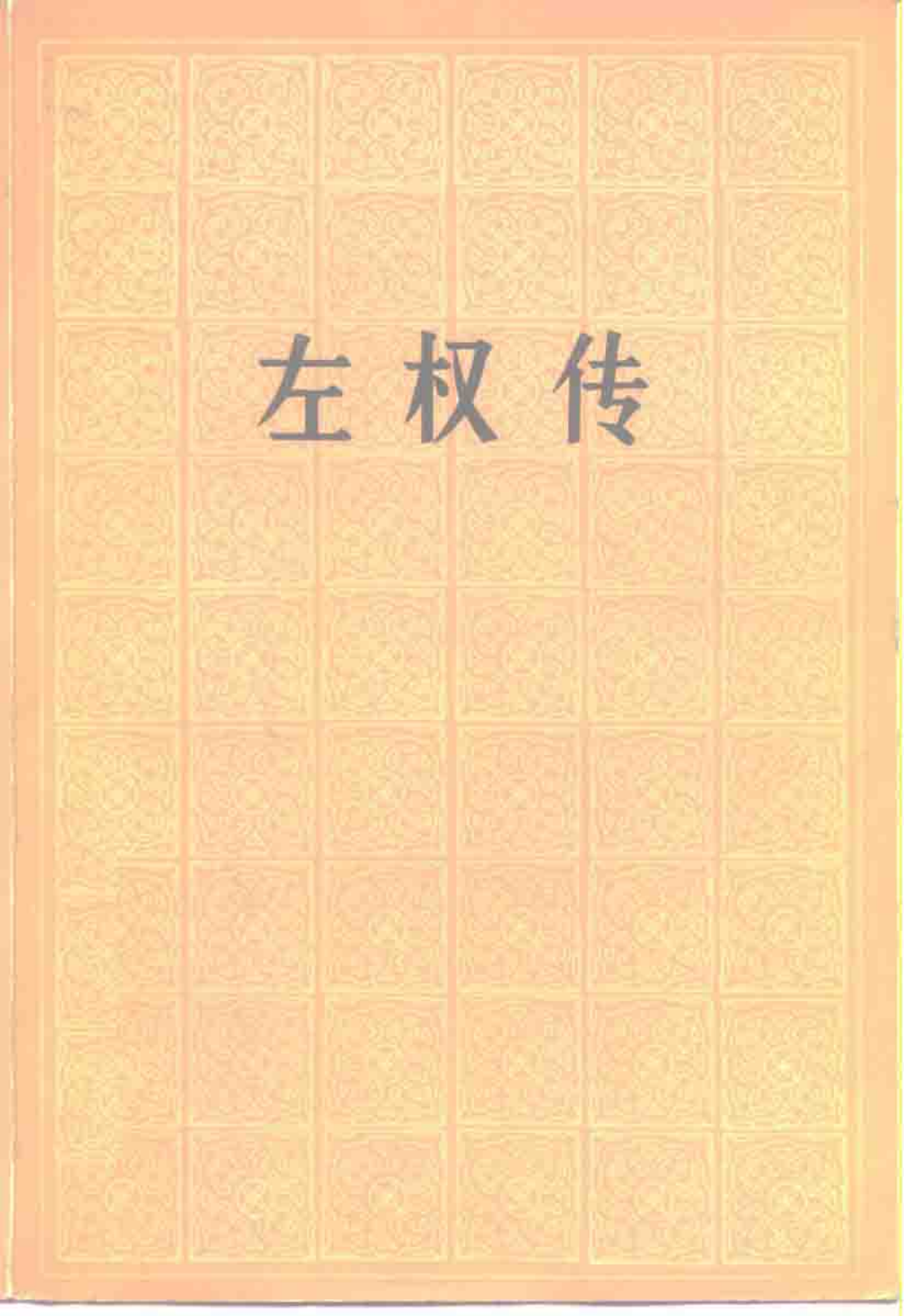




左 叔 传

左 权 传

王孝柏 刘元生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肖 辉

左 权 传

ZUOQUAN ZHUAN

王孝柏 刘元生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1.75印张 281,000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700

ISBN 7-01-000580-X/K·2 定价 5.70 元

祭左权同志

(代前言)

我素以铁石心肠自诩，然而今天，毕竟好似无数针尖深深刺入我的心头！这就是我们的老战友、八路军的名将——左权同志战死在太行山上！

当噩耗传来，同座者均相对默然，在我则无限的回忆、思念，伴着悲伤！

我记得，当我从军首出征，即同你作千里挺进，把红旗招展在东海之滨！

我记得，1933 年终，我们正苦斗在丁毛山，你奉命继彦刚之职任参谋长，当同志们对你热烈的欢迎，高兴快乐时，敌机曾轰炸了我们淡薄的年夜饭！从此我们在一起，驰骋在各个战场，战斗在江西最残酷最艰苦直到最后的一年！

我记得在历史空前的长征中，我们攀越重重峻岭，渡过了金沙江的怒涛，彝地作先锋，分道扫荡了大渡河的两岸。

我记得，我们带病相扶，翻过从未遭遇过的雪线——危险的夹金山。

我记得，深入藏区，茫茫草原，我们行卧在那千万年生长的“沙发”地里，数日偶遇的森林，把松枝柏叶曾经扎营在黄河扬子江的分水岭上。

我记得，炎夏西征，一片黄土，无树可荫的甘宁边，曾经渴饮苦盐水；战斗在三边沙漠近地，我们共同作息在那不能伸膝的土炕上，烧着羊粪以御塞外的寒风。

我永远记得，在任何残酷的场合，不曾见你有过畏缩，在任何困难的境遇，亦不曾见你低过头！

双十二后，国内和平，你奉命任总部参谋长，临别依依，互勉上道。

平型关捷后，聚会五台，重订部署，匆匆离别。从此，你在南，我在北，各自战斗在太行的两端。前年与必之南下，始因你率二纵队于南路未晤为憾。幸在我们北返前，你仓卒归来，畅谈甚快。检讨了抗日的战术，交流了各方的经验，相约收集整理我们几年来为民族的一切贡献。那知这次的把晤，竟为最后的一面！

我又想起你受过中外长期的军事教育，经历对内对外的丰富战场生活，你不仅是我军的优秀将领，而且是全中国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

我想起你对于民族对于革命的忠诚负责，生活的勤劳刻苦，学习的苦读钻研，对同志的虚心和蔼，对部属的爱护关心，严肃的工作作风，英勇的牺牲精神，你是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你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我更想起你在长期的参谋工作中，不曾保留过中国军阀制度的观点而鄙视过你自己的职务，你十分珍重你自己的工作，同志们亦无不尊重你的地位。军队的一切建设，部队的管理教育，战斗战役的组织，一切运筹帷幄，无不精细周详，大事不忘，小事不忽，在日常工作中的负责，尤其是敢于负责，决非敷衍苟且之徒可比；你对于司令部工作计划，你对部队工作的指示，能说能行，贯彻到底，亦非那些说的多做的少、滔滔不绝的战略战术的清谈家可比；你的精于朴素，实事求是的精神，更非那虚设机构摆空架子的人可比；你没有疲倦，你没有虚荣，你没有个人打算，你更没有要求请假去休养，亦没有借口要到那里去学习。你是我们军中模范的军人，尤其是我们军中的参谋工作者永远的好榜样。

左权同志！你10多年的战场生活，只在今天你才离开了前线！你对民族对革命已经尽忠尽职，至仁至义，还留给我们的革命长途的艰巨与同僚的寂寞！

我毕竟是铁石心肠，只知道有你的血迹，不知道我有泪痕！我们当踏着你的光荣血迹前进，直到最后的胜利！

仇恨永远在我们的心头，血债没有丝毫折扣！

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一致高呼着：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太行山、五台山上千千万万的战友齐举拳头向你宣誓着：我们一定要报仇！

左权

序

左权同志，抗日战争中在太行山牺牲。晋东南军民，把辽县改名为左权县来纪念他。他只有 37 岁，但他的功绩，他的品质，令人敬仰。他的死，重于泰山，所以人民隆重地纪念他。

我与左权同志，共同工作 4 年之久。当时，我们都在八路军总部。

左权同志给我的印象，首先他是一个好党员，他深通军事，而且懂得政治工作；他懂得党的各项政策，同时也关心国际形势；他不仅把实际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也是一个高明的军事理论家。在战争的环境中写了不少军事论文。他精力旺盛，每天工作到深夜，一有情况，他总是第一个起来负责处理。他生活朴素，对人谦虚。他是朱德、彭德怀同志的称心的助手，同时也能独立指挥作战。由于他的建议，为了教育干部，提倡学习，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共同出版了《前线》月刊。“百团大战”之后，我由党中央调回延安，才与他分别。

左权同志这样好的党员和将才，却在 1932 年就被王明集团所诬陷。他是在英勇牺牲之后，才在全党的面前，证明他是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王明的诬陷至此不攻自破。从 1932 年到 1942 年，10 年之久，我们的左权同志是背着奸人的诬陷和“不得重用”的包袱为革命奋斗的。他甚至把这个冤屈，藏在心里，连自己的爱人也

不告诉。

乘这个机会，我要把左权同志的冤屈，把王明集团对他的诬陷，从头说一说。

王明集团对左权同志的诬陷，是王明报告米夫，说左权是“江浙同乡会”，是“托派嫌疑”。左权同志是湖南人，怎么变成江浙人了呢？在孙冶方同志生前，我问过孙同志，才知道王明的诬陷是何等卑鄙。孙冶方同志说，1928年，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由学生提升为教员，得到的收入比学生多一些。有些同学要他拿出钱来请客，吃一顿中国饭。孙冶方同志同意了，就在宿舍里，约了十几、二十几个同学，买了东西，各显手艺，一面吃一面说话。窗外有人经过，听见了，传到王明那里，王明就去报告米夫，说发现了“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

这件事报告到苏联共产党中央，也报告到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向忠发召集学生开会，斥责所谓“江浙同乡会”，“搞地方主义”。

苏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各自组成调查组。苏共调查组以老党员寇尔山诺娃为首，中共调查组以瞿秋白为首。两个调查组调查的结果都认为并无“江浙同乡会”。

王明、米夫不甘心失败，他们就继续到处散布诬陷之词，他们竟能做到使苏共中央一度开除寇尔山诺娃的党籍（不久又恢复了党籍）。

在中国，王明集团于1931年1月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就把他们在苏联所造的种种诬陷，搬到中国来了。现在所知，1938年，即遵义会议后4年，王明还对彭德怀同志说：“左权是托派，你们怎么还让他当八路军副参谋长？”

左权同志英勇牺牲已经44年了，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何云、王东明等同志，这些同志的英名都使我悲伤也觉得自豪，因为我同

他们一起战斗过4年之久,我是他们之中的幸存者。

左权同志和太行烈士们永垂不朽。

陈一

1985.10.4日



左 林 氏

早左权同志在太行山与日寇
 作战，死在清漳河畔
 名将以身殉国，宗
 族拼热血王五辈
 本行清气存千古
 山河清漳吐红花
 志满同志
 朱代
 一九四二年
 六月十日

一九四二年六月，朱德总司令为左权作悼诗

怀念左权同志

邓小平

1980年5月，邓小平题写“怀念左权同志”

1924年4月，左权在广州湘军
讲武学校参加“莲社”时留影



1925年6月，左权由黄埔军校随军
东征作战，回师广州时戎装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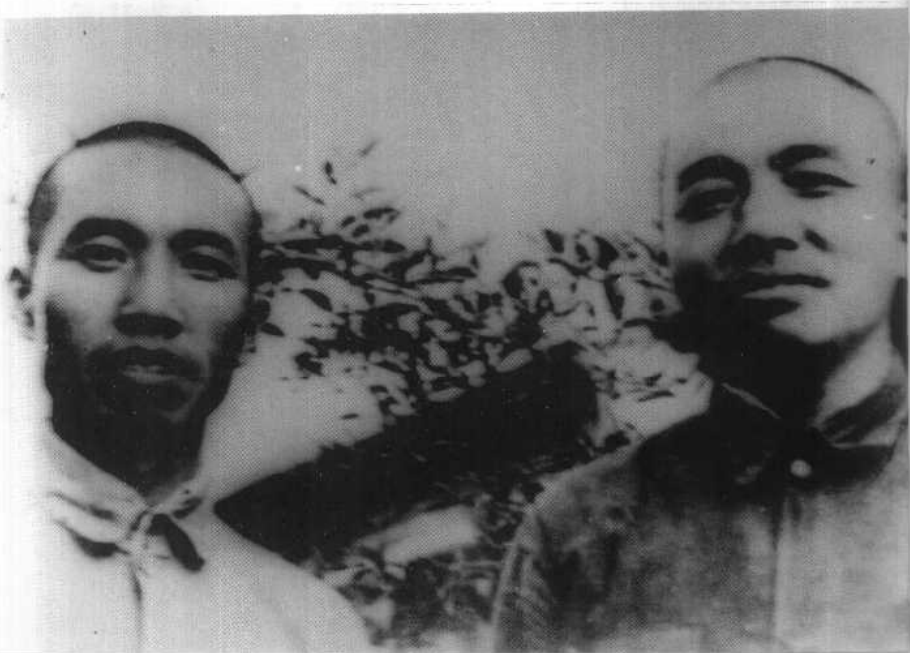


1926年7月，左权在苏联
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影





朱德(后排左三)、彭德怀(后排右一)、左权(后排左一)等，于1938年2月在山西省洪洞县白石村温家院接见美国记者露丝一行



一九四〇年八月，左权与彭德怀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部署百团大战时留影



1937年10月，左权在山西省五台县
南茹村八路军总司令部留影

1939年10月，左权在山西省武乡县
王家峪八路军总司令部门前留影



在抗日战争时期，左权
经常佩带的左轮手枪



1940年8月，左权为抗日将士题词

坚持团结坚持斗争
争取抗战胜利而
奋斗

左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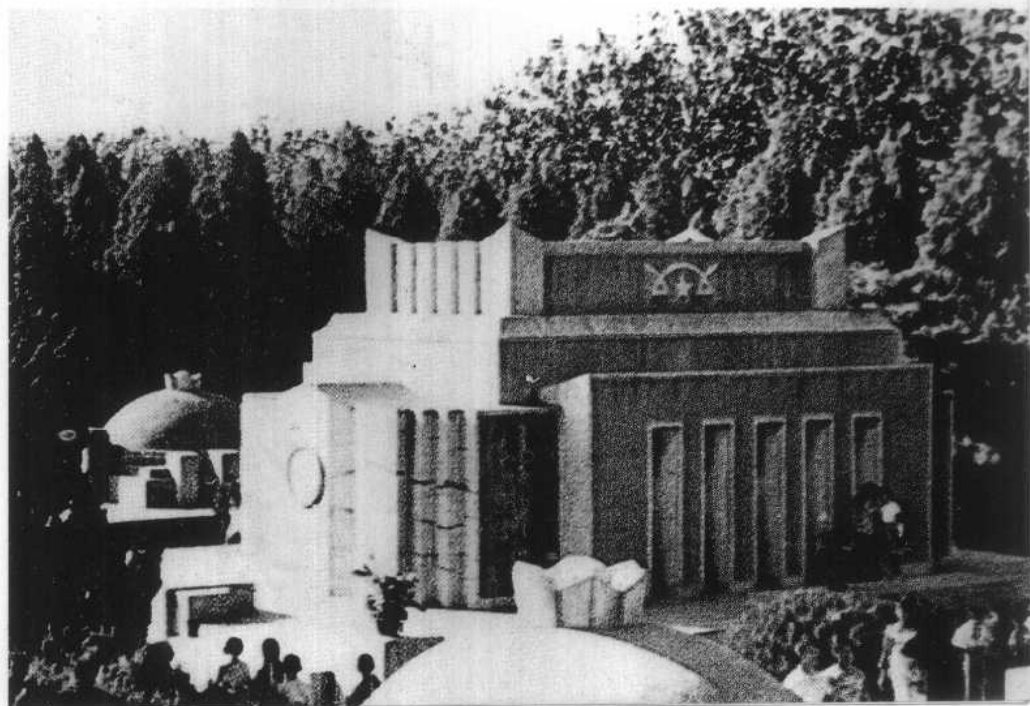


1941年春，左权在山西省
黎城县黄崖洞军工厂留影

一九四〇年八月，左权与夫人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在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合影



河北省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中的左权墓



一九八二年四月，左权的夫人刘志兰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在山西省左权县十字岭悼念左权



生瘁軍務勞
死顯靈魂美
將星悲隕落
楷模千古垂

紀念

左權同志

一九八二年四月陸定一